

628383

张雨生著

北岳文

记礼城塙



社

鳩域札記

张雨生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坞城札记

张雨生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法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8.625 字数:182千字

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石家庄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5,000册

*

书号:10397·104 定价:1.50元

目 次

聊以充序之序.....	刘甲(1)
不会“类乎”牛羊.....	(5)
远近高低各不同.....	(8)
书记审戏质疑.....	(13)
逆境与顺境.....	(16)
“美言”伤人.....	(19)
不做“水龙头”诗人.....	(22)
放开眼光.....	(25)
车夫可敬.....	(30)
办得到与办不到.....	(33)
非议“冲天炮”.....	(36)
流派小语.....	(38)
生活风情的陶冶.....	(41)
眼光如何.....	(46)
庙堂小学与列宁精神.....	(49)
虎皮鹦鹉之死.....	(52)
也是“一家之言”.....	(55)

拉犁耕地的昨天与今天.....	(59)
他就是他.....	(62)
诸葛亮并非看透派.....	(65)
走出来不如深下去.....	(67)
老招牌挂出之后.....	(69)
大方与吝啬.....	(71)
“出来”之后怎样.....	(74)
做严肃的开拓者.....	(77)
形象与逻辑.....	(81)
令拍尖者戒.....	(86)
只缘身在此山中.....	(89)
学会两面看.....	(92)
能盲须多知.....	(95)
为了中华腾飞世界.....	(98)
批评与棍子.....	(101)
挺身而出.....	(104)
姗姗来迟的春天.....	(107)
答复别搪塞.....	(110)
此不为例.....	(113)
莫将无聊当有趣.....	(116)
瞧不起诸葛亮.....	(118)
伟大的凝聚力.....	(121)
给予弟兵的母亲致军礼.....	(123)
小议“交换风”.....	(126)
入境先问俗.....	(130)
风波平息之后.....	(132)

飞灵的口信·····	(135)
“生活顾问”好·····	(138)
厌过不厌人·····	(141)
真假“好消息”·····	(143)
也谈“代沟”·····	(145)
龙兴凤举·····	(148)
闲话文艺奖·····	(151)
认真与信心·····	(155)
美的事业·····	(158)
相逢一笑泯恩仇·····	(161)
一百零八将图·····	(165)
霉毒与阴湿·····	(172)
莫强人拜佛·····	(175)
并非胆小·····	(178)
若为自由故·····	(181)
秀丽的美与宏伟的美·····	(184)
耕读人家·····	(194)
嫦娥与维纳斯·····	(197)
不可忽视副作用·····	(200)
不学“后母娘的语汇”·····	(203)
讲究说话的学问·····	(206)
论“性本私”·····	(209)
“私”的两种含义·····	(212)
蒸蒸日上·····	(215)
“开山斧”的精神·····	(218)
做“中子”的学问·····	(221)

砸碎黄金枷锁.....	(224)
“铁饭碗”的是与非.....	(227)
征兵之喜.....	(230)
念好“难念的经”.....	(233)
一字之贬 无异萧斧.....	(236)
“言谈者必轨于法”.....	(241)
法威与权威.....	(244)
何以正人.....	(247)
新办法在哪里.....	(249)
目标始终如一.....	(252)
 “杂文味”断想.....	 (255)
附录：也谈“杂文味”.....	刘甲(261)
 后记.....	 (264)

聊以充序之序

刘 甲

3月间，接雨生同志来信，告知他近年来的杂文作品，编选成集，名为《坞城札记》，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责任编辑希望他请人写篇序言，他便嘱我为之写序。我当即回函奉告，以为由我写序不妥。因为出版社要序，固然想介绍书与作者，但也有借助名家，以广销路的意思，即古语中“文以人传”的一种。而我区区一名报纸副刊的无名编辑而已，势难有可借重，出版者方面怕是不会乐于接受的。建议他另请名家为宜。

不料，雨生又来信坚持要我写。并说并非由于请不到名家，而要我写正是为了不负出版方面的盛意。原来，他在邀我写序之前，即已商得了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的同意。理由是我编发过他的一些杂文，而这些杂文便在集中；我与他有过十多年的交往，于书于人说两句话，也许较之恳请并不熟悉他的名家出来应酬两句更切实一些。这看法出版社是赞成的。他并告知，出版社印他的集子，原是鉴于现在出版界支持杂文的少，支持新出现的中青年杂文作者的就更少。若为多发行计，出版社自然是以只出老作家的，不出中青年作者

的为有利。而他们想试着作些努力，出一些中青年作者的杂文集，听听社会的反映。所以，销路如何，倒并不是他们这次出书所着重考虑的了。我自愧于我的因势（人人竞利之势）推事而及北岳文艺出版社的不中，但也因此加深了对这家出版社这种精神的敬重，觉得有责任来说两句不避浅陋的话了。

我与雨生同志的所谓“十多年的交往”，始终只是一个普通编辑与普通作者的交往。对于他，我只知道是部队于六十年代中期从湖北黄梅征来的一个中学生，在连队当过五年兵，任过指导员，后来便从事部队新闻和文化工作。他于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偶尔也写些杂文，确乎同我的“诱惑”有关。因为从交往中，我发现他思想敏锐，好发议论，常能从一般社会现象中提出一些启人思索的看法，又往往语露机锋，文字中也不时闪现出锋芒和火花来。作为一个杂文编辑，从“为我所用”出发，我自然就“诱”他下水了。只是并不知道他四五年来，竟然写了如此之多。

作者的这些特点，读者不难从集中看得出来，毋须我作引证了。不过也曾听到过有人批评作者思想“有‘左’的余毒”，提出来的证据之一，就是收在集子中的《莫强人拜佛》（原载《人民日报》1982年5月17日副刊）。然而我却看不出其中有什么“左”的余毒，确否读者当可自加评断。我想说的只是，现在有一种人，往往把自己所不同意的观点冠以“左”的帽子，就好象以前曾有人往往把自己不同意的观点扣上“右”的帽子一样。这实在又很象是还染着点什么余风也似的。“左”或“右”实在是一个需要仔细辨认而又应慎加斟酌的政治思想帽子，切勿轻易赐人。至于本集的作者是否有

点“左”，读者自可从集中做检视。好在如作者所说，“在结集时，有些文章又把报刊发表时增删过多的地方，照原稿作了些恢复，倒不是说人家改得不妥，我只是觉得还是尽量保留原面目的好，丑就丑一点，是我的原样子。”这倒更便于读者的检验。我倒认为，作者的有些看法，有时显得绝对些，或者叫作“片面”，那确实有的，但那是不应该同“左”或“右”加以混同的。要讲这个方面过去多年来的教训，应该说是够深刻的了。

作为杂文作品，作者是重视“杂文味”的。集子中的《“杂文味”断想》（原载《解放军报通讯》1983年第一期），可以看到他的主张。从他的杂文，也可以看出他朝这个方面所作的努力。我于他的主张是赞成的，但对他的某些观点又不赞同，读《断想》后曾复他一函，表明了我的不同看法。不意作者将我的信抄寄给了《解放军报通讯》编辑，要求予以发表。这就是我的那篇《也谈“杂文味”》发表的由来（原载该刊1983年第四期）。我以为，这既可以看出作者对待批评的态度，也可以看出作者对“杂文味”探究的认真。最近，《人民日报》副刊派人到各地征求读者对于改进杂文的意见，读者对杂文创作多所批评、建议，但不少人提到作者的《虎皮鹦鹉之死》（原载《人民日报》1980年11月7日副刊），以为在谈论同类问题的杂文中，这是最有文采也最意味深长的一篇。

然而，作者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努力。他于来信中曾说：“结集后，自己认真读读，想到了杂文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。杂文集不能只有思想价值而无文学价值。我这些短文，都是赶写出来给报刊的，当时只想到了思想性，而对文学性则注意不够。现在一看，感觉便很分明，思想价值不高，文

学价值更低，算不上真正的杂文集。这一点我是自知的。现在只好如此，待将来努力，写出真正的杂文集来。”

平心而论，我以为这个集子也算得上真正的杂文集之一。自然人们期待他今后会有更好的真正的杂文集。因为这也是人们迫切要求于所有杂文作者的。

这些话，就聊以充序吧。

不会“类乎”牛羊

面对浩繁的中外文化遗产，瞻前顾后，害怕误食毒物，这是多年来形成的一种心理。这种心理，能引出积极的一面，促使人们慎重对待文化遗产，排除渣滓，汲取营养，不致于饥不择食。但这种心理，也能引出消极的一面，使得人们对文化遗产畏如虎穴，不敢涉足，甘心愚昧。渴望文化的饥荒季节刚刚过去，主要的则是克服消极面，使人们的胆子更大一些，视野更远一些。从禁锢中走出之后，先要壮一壮敢于涉足的胆子。

鲁迅谈继承文化遗产，有一句名言，他说：“恰如吃用牛羊，弃去蹄毛，留其精粹，结果是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，决不因此会‘类乎’牛羊的。”这是真理，是明白无误的真理！头脑稍微正常的人们，决不会害怕“类乎”牛羊，拒绝厨师把香喷喷的牛羊肉端到自己面前。

禁止人们吃用“牛羊”已经多年。在那个年月里，既大搞民族虚无主义，数典忘祖；又象清末某些昏庸的官僚，盲目排外。我们的东西，被锁在书库里；别人的东西，被拒在大门外。凡文学作品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一概否定，一律查封。人们不能接触，不敢借鉴。谁看过去的作品，推荐外国

的东西，帽子马上就向谁飞去。那时候，耳边经常听到恐吓，看了过去的作品，接触了文化遗产，就要“中毒”，就会被封资修“俘虏”。似乎谁吃了牛羊肉，谁就会头上长出角来，脚下生出蹄来，一定要“类乎”牛羊。

读了鲁迅的这段话，对壮壮我们的胆子很有好处。面对“牛羊”肉，不要不敢伸手。被贴上封条的书库，不妨闯进去看几本。“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，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。”读些中外名著，不是纯粹为了欣赏，而是为了批判地借鉴其中有益的东西；不是用来代替我们的创作，而是用来发展我们的创作。世界上没有突如其来的成就，凡是事物，都有发生发展的过程。任何时代的文化，都是在继承前一时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读一点文学史，就能看出，每一部有影响的作品，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前人的影响，并与那个时代文学所能达到的高度相适应。不阅读别人的作品，不借鉴别人的经验，无论怎样有才华，也不可能写出好作品。不从事文学创作的同志，读一点中外名著，对于了解历史，了解作品所反映的那个时代，也是有益的。马克思创立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，还有三个来源，我们进行新的文化建设，不学习前人的经验，不批判继承文化遗产，怎么行呢？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，需要继承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，也需要继承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，其中就包括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。

当然，鲁迅是说吃用牛羊，不会“类乎”牛羊；而不是说大吸鸦片，连脸皮都不会发黄。剥削阶级的没落文化，如海淫海盗的坏书，低级庸俗的影片，情调不健康的音乐，则不属于“牛羊”，而属于鸦片。沉醉于文化垃圾，与借鉴和

继承中外文化遗产，是两码事。我们要善于区别，什么是牛羊，什么是鸦片。牛羊除去蹄毛，必有精粹，对于滋养人们的身体有好处。鸦片是毒品，除了少量的可作药用外，应该归入禁食和扫荡之列。

纵眼望去，中外文化史上肥壮的“牛羊”很不少。饥不择食，连蹄毛一并吞下去的，是疯子；害怕“类乎”牛羊，不敢吃用的，是傻瓜。正确的态度则是，“弃去蹄毛，留其精粹。”

1978年2月5日

远近高低各不同

登上庐山，看见大量诗文，书写在建筑物上，凿刻于壁岩间。或长或短，或歌或叹，艳丽纷繁。出自名家之手的篇章，更是构思不拘一格，行文各有风韵，千百年来闪耀着奇光异彩。

就我所知，最早歌咏庐山的诗人，要数陶渊明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这个南山，即是庐山。这位退归田园，隐居山北的陶老先生，对庐山风光赞叹不已。“芳菊开林耀，青松冠岩列，怀此贞秀姿，卓为霜下杰。”据说这是现存的最早的咏菊诗，它将秋日的山色写得多么幽静。李白歌咏庐山，比陶诗气势磅礴得多。“登高壮观天地间，大江茫茫去不还。黄云万里动风色，白波九道流雪山。”诵读这壮丽的诗句，极目吴楚，纵览云飞，使人胸怀激荡。白居易在陶渊明的故乡江州做过司马。传说他写诗，常常念给妇女孩子听，力争妇孺皆懂。一个暮春桃谢的四月，诗人这样赞美庐山春晚：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。”诗写得明白如话。因此得名的“白司马花径”，至今游人络绎不绝。毛主席以千古垂名的七律，为歌咏庐山的诗文增添了新的光辉。“一山飞峙

大江边，跃上葱茏四百旋。冷眼向洋看世界，热风吹雨洒江天。云横九派浮黄鹤，浪下三吴起白烟。陶令不知何处去，桃花源里可耕田？”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珍品，多么精湛，多么雄奇。真是“携卷登山唱，流韵壮东风！”

美好的题材，即使写过一千次，一万次，仍然是那样新鲜。题材相同，完全可以写出毫不雷同的作品。同以庐山为题材的创作，不就千载不断，名篇浩繁吗？

为什么同类题材能写出不雷同的作品？苏轼咏庐山的诗云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”问题的奥妙就在于此。

且以军事题材的创作为例。高原兵站与东海舰艇，草原了望哨与海南巡逻队，自然大不相同。驻守在中原大地上的千万个连队，也是各有特色的。假使许多作者都去写兵站吧，去波光粼粼的青海湖畔，去风雪呼啸的唐古拉山，去风沙蔽日的塔克拉玛干沙漠，各人所观察的生活定会仪态万端。就算大家都到青海湖去了，也不会人人所见均同。那里的湖光，不亚于庐山的山色，那里的兵站，也正春色满园。象连队的刺杀训练，按说是最简单的了，其实却不然。单是刺杀的枪法和灵活的战术，就足能使你看得眼花缭乱，喝彩不止。更何况作者要写的是握枪的人，是刺杀前后的故事。人物性格的多样，故事演化的纷繁，哪会有个止境？我军许许多多单位，千千万万战斗员，宛如西山红叶，远远望去，红霞般的灿烂，似乎叶叶相同，近看呢，却绝对找不出完全相同的两片。纵观全军，“远近高低各不同”；放眼连队，“远近高低各不同”；洞察每名战士，“远近高低各不同”，分析一次训

练，还是“远近高低各不同”。生活是丰富多彩的。同类题材包含的内容也极其浩繁。艺术的生命，就在于象生活一样多姿多彩。

生活材料是构成作品的基础，不掌握独特的材料，就不会有独特的描写。所以，要将生活中的同类题材写得各有特点，互不雷同，关键在于，必须真正熟悉这类题材中的“远近高低各不同”的风光。

领略风光，必须身临其境。作风不深入，浮光掠影，只能获得朦胧的轮廓。写同类题材，若无深入独到的描写，只赘述大致轮廓，不仅平庸肤浅，还必定雷同。坐在家里听汇报，查资料，翻报纸，也能获得一些印象，但远不如实地观察获得的印象丰富鲜明。这如同欣赏庐山的风光，一种方法是身临其境，一种方法是看照片，后者当然比前者逊色得多。我曾将一则很短的新闻编成为小说《溪水欢唱》，后来到了发生这个故事的连队，了解到生活的真实，再看那篇虽然印成了铅字的东西，便立即觉得，生活象欢唱的溪水，但在非身临其境者的笔下，却可惜地流进了干旱的沙漠。无深入的了解，无独到的观察，就不可能有特殊的材料可供表现，硬编，必然是想当然，人云亦云，出现雷同。写历史题材，也不能满足看照片的方法。到前人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走走，向当地群众作些调查，写起来就会大不一样。登庐山要跃上四百旋，可见其难，若无这个艰难，那挂流三百丈的壮景，怎能出现在你面前？要领略“远近高低各不同”的风光，即使披荆斩棘，攀崖跃涧，也要身临其境。同类题材的创作，切忌在大面上兜圈子。

入境后，如何观察，也有学问。所谓“横看成岭侧成